

# 「處境」與「意境」 向京的造夢空間



■《這個世界會好嗎？》  
向京作品

「工作室的牆外是一片樹林，再過去是鐵路，我的大象看起來好像要從林子裡面走出去，我總怕它突然會不見了。」作品異化成為幻境。

向京，當代中國藝術家女性生態的標本，當其作品被界定是女性主義在藝術上的顯像時，她突然用接近膚色的硬質玻璃鋼材料來隱匿女性話語語境，同時當代藝術一直屏蔽的感情化表露卻正正站在她此次的展覽裡，當所有知情者都明白藝術一旦被貼上「主義」的標籤，就意味着即將被消費時，她又冷漠地將材料幻化成一句詰問來擾動塵世：「這個世界會好嗎？」

其實每個人的回答都將洩露自身的處境。因為展覽中，向京用「雜技」比作對人生太傷感的效仿，每一次表演都是在與恐懼作戰，再用得到的榮耀修補人生的努力，周而復始，就如同我們的生活，表演者與觀眾，在這場景裡沒人輕鬆，看與被看的緊張觀演關係中，痛苦與榮耀相生，這是人生逃不開的處境。

上海當代藝術館與當代雕塑藝術家向京合作，現正舉辦「這個世界會好嗎？」個展，用藝術的形態表達對當下社會的疑問。

文：記者 張夢薇

圖：上海藝術館提供



■向京一向被標註為女性主義藝術家。



看完向京的「雜技」系列後，她的一個朋友發來短訊：「中國的雜技是對人生太傷心的模仿：孤獨，與恐懼作戰，毫無退路，一潰則千里；驚險處，呼吸更不能亂，力量要表現為技巧。再多排練也不能確保沒有失誤。」在工作室，向京對着手機，一字一字，大聲讀着朋友的短訊，說這條她要一直保存。「朋友說得特別準確。在雜技這種驚心動魄的狀態裡，包含了我對『處境』的感受。裡面的肢體是離奇的，但是這些扮演卻都成立；人扭曲到這樣了，但是你在看的時候，什麼痛苦都變成一種展示。」

## 雜技·與恐懼作戰

在雜技表演的技能元素中，向京只是抽取了「托舉」和「柔術」兩種——兩者都是以身體作為表徵的超極限的扭曲。比如在展廳入門處，入場觀眾迎面就似撞上一根高聳的《無限柱》，十女疊成一線，每人都以不可思議的翻轉姿態來承受其上的重壓，每個面孔卻都保持着同一的微笑表情。藝術批評家朱朱說向京，「雜技」其實是潛藏在她記憶深處的一個頑念，這個頑念源自於她童年時看過的一部香港紀錄片《雜技英雄》，「影片中所呈現的雜技奇觀使當年的她震驚而且着迷」。向京本人卻對拿童年經驗來對接她的作品表現出些微的抗拒感。「不是一定要跟經驗扯上關係，不是這個想法。我就想做一個跟處境有關的概念：我覺得雜技有很深的生存痛感，表演性的，一群人疊在一起，卻好像感受不到重量和扭曲，我就特別想做這種感覺。在這裡，雜技指涉人的一種處境和狀態，是『不得不』的狀態。」

向京其實還有一個初衷，是希望在這個新系列裡對「語言」做相對深入的探究。在央美附中和本科念8年，又做職業藝術家20年，她始終覺得當代藝術的整個文脈都是從西方過來的。她就想，做一個很東方的東西，但又一定和當代藝術中所習見的東方符號保持距離。但她現在意識到意圖和完

成度之間難免裂隙。「我最終完成時在這方面是欠缺的，包括東方美學的線索我也沒有做出來，只是很好的願望。我想以後想清楚了，再慢慢去做。」她後來補了一句：「這個話題本身已經太大了。」

## 封閉·與作品對話

在前不久和學者陳嘉映的一次對話中，向京曾自述創作時的狀態：「藝術有時就像個烏托邦境界，藝術家每搭建它像是急於在舊世界倒塌之前建造成功一個新世界。我差不多三年做一個個展，每次情緒也就是一個展覽的周期。展覽之前那段時間飽滿而堅定的自我膨脹，沉浸在封閉的世界裡，之後將近一年的時間完全處在一種空虛懷疑的狀態裡面，懷疑所有價值，挺可怕的。」

向京於是每次帶着強烈的情感體驗和自己的作品相處，狀態近於魔怔的。「動物」是她新作展覽裡的另一系列。裡面她做了一個大象，現在取名叫《白銀時代》，但做的時候她其實老想着海明威的《白象似的群山》，也不知道為什麼，當時這個意象就是在她腦子裡來來回回，切都切不掉。今年夏天，作品完成了，體量龐大，大得難以搬動，整個夏天都白天黑夜地蹲伏在她工作室外的那條過道裡。「晚上經常特別晚的時候回家，我從它身邊慢慢擠過去，外面有盞路燈照在它眼睛下面，我突然感動得不得了。夏天雨多，外面有樹影，特別安寧，安寧到不像一個真實的世界。」



■《不損獸》  
向京作品

我那時就沉浸在這樣的狀態裡。我覺得秘密、意義什麼的都藏在象的身體裡面，我相信整個作品的意義即將顯現。工作室的牆外是一片樹林，再過去是鐵路，我的大象看起來好像要從林子裡面走出去，我總怕它突然會不見了。有一天中午我睡過頭了，起來一看大象真的沒了，心裡一驚。其實它被助手抬到外面去沖洗了。」

工作室毗鄰鐵軌，火車的轟響聲隔段時間就從遠處而近地過來，把談話的場景變得富有畫面感。向京現在像是說一個童話，其實當時她在這種極度沉浸的工作狀態裡是飽受折磨的。整個創作時間她都待在自己的情緒裡面，包括身體，譬如暴瘦和易怒，她自己都不覺得。

## 異境·心底的幻象

在今日美術館裡，「動物」系列陳放在由大幕布屏蔽出來的另一段空間裡。向京為6件作品擬了總題——異境。「異」，應是心底暗藏的幻象以及她的想要觸摸卻又無法抵達吧。向京塑的這些動物格外動人。她賦予它們「老靈魂」一般的斑駁色調，它們以蹲伏或獨立之姿，給予凝視者寬厚和安寧。「動物的眼睛不負責傳達人的視覺經驗，對人世間的悲憫和宏觀的宇宙情懷佔據着動物的



■《無限柱》  
向京作品

心。」靜默的《不損獸》造型那麼單純，意象神秘如遠古穿越而來，回首之馬明淨動人，雙眸哀而不傷卻又直抵人心，向京顯然是愛它，把全場最沉鬱的盤詰以它之名而發了：「這個世界會好嗎？」

她不否認，這次自己是決意要背離人們對她過去作品的既定印象，諸如「個性化的女性題材表達」或者「通過身體說話」。她倒不覺得個人化視角有甚麼問題，改變的意願主要來自她自身對改變的巨大渴望。她喜歡綠衣，看起來靜默，內心實有強烈的挑動性。「這是最基本的力量的來源。」

在2003年開始做《你的身體》那個階段，向京感受到的是外部世界巨大的侵犯和傷害，而她比較積極的姿態是頂住。這是她那時候表達的方式。到2008年《全裸》時期，她關注自我存在的狀態，外部世界似乎突然變得不再相干了，於是她設計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狀態，慾望以及不安的表達。

## 詩歌·完美的註腳

兩個時期的作品讓身邊很多朋友感覺不安。向京說，尤其很多男性都反感《你的身體》，因為她確實在有意挑戰男性視角的觀看。兩年內她沒有接到任何對這件作品的展覽邀請，最終是她自己辦了一個展覽來做展示。在這個時間段的收穫，是找到了一種自在的狀態。「甚至在我講慾望的時候，都沒有設置慾望的對象，它就是在自我的狀態中待着。後來我對人類整體處境的關注和構想，也是這麼慢慢來的。」

已，再去跟江湖交集的時候，她覺得有力量了。從40歲以後，向京感覺眼界好像突然改變，看世界更清晰了。「比如我以前對抽象的東西，完全不能做。就是最近，好像可以開始了，至少繪畫是這樣。」

40歲以後的向京不再迷戀搖滾樂，不再拒絕收聽新聞播報，但40歲以後的向京還是像「文青」那樣，無可救藥地愛詩和詩人。里爾克、阿赫瑪托娃，成為連接她的新和舊的界面之一種。就像《全裸》引用過里爾克，《也許我要求一切：每一次無盡沉墜的黑暗，和每一次攀登的閃爍》還是里爾克的《祈禱書》，用在那件構思詭異的「四人組合」上做了長題。《唯岸是處》裡的那個海象，阿赫瑪托娃的詩句：「世界上不流淚的人中間，沒有人比我們更高貴、更純粹。」——朱朱也言及，也許這樣的引用多少顯得誇張，但無疑顯示了她「標舉精神性的強烈慾望」。向京自嘲：「我經常東抄一句、西抄一句，反正總歸有個出處的。為作品起名字真的很痛苦，我始終覺得作品是可感的、很複雜的，一旦用文字表述，就非常迅速地限定了某種意義。但另外我又特別覺得作者應該承擔起這個責任，我討厭用『無題』這樣的題目。」

細看「動物」系列，會被那些眼眸吸引。與向京原來的那些女性的眼眸一樣，它們依舊安靜、無助，承托了扎在女人身體裡拔不去又不易看見的柔情。「動物是最本性的現象，所以我還是在做人。」

展廳中間放置了一個上下盤旋的通道，觀眾可以爬上並走動，去俯視下面的8組雜技作品，整個空間於是變得更像一個被人圍看的、似乎隱藏了某種隱秘語言的訓練場地。

「這個世界會好嗎？」也許是這次展覽最大的盤詰，然而，這樣龐大的設問其實無需回答。



■《我看到了幸福》  
向京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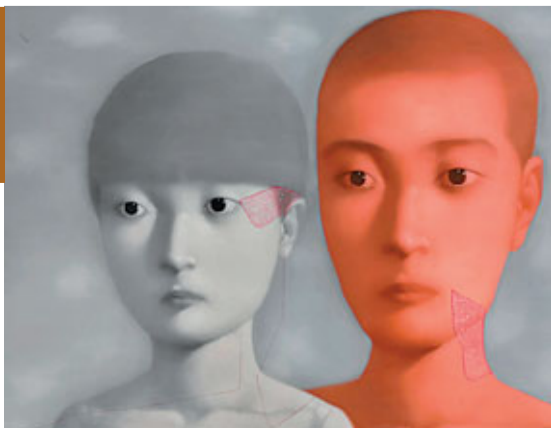
## 拍場錘音

文：張夢薇 圖：佳士得拍賣行提供

# 佳士得秋拍 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選作

如果說革命服飾是一種因為政權而衍生的意識形態道具，那麼在張曉剛的眼中無疑亦可將之視為一種枷鎖。當畫中人物從政治的符號中解放出來，以自我真實赤裸的軀體面對世界，便真正完成了個人面對、肯定和超越歷史傷痛的過程，潛行於心的則是真正的慰藉與回歸。

■張曉剛  
油彩畫布 2001年作  
估價：港幣 11,000,000—16,000,000  
美元 1,410,300—2,051,300



你喜歡Paul Klee形態的趙無極的話，那麼站在這幅作於1960年的《15.5.1960》前，將會發覺這正正是趙無極50年代繪畫的具體成果，用黑代表虛無之境，以白致意無上希望與光明。畫作通過蘊納的宋人山水氣性，復興東方傳統中適意而非再現的生命之氣，更在光與影中完成了一場東西方詩性的對話。

■重要法國私人收藏  
趙無極 《15.5.1960》  
油彩畫布 1960年作 160 x 200 cm. (63 x 78 3/4 in.)  
估價：港幣 22,000,000—28,000,000  
美元 2,820,500—3,589,700